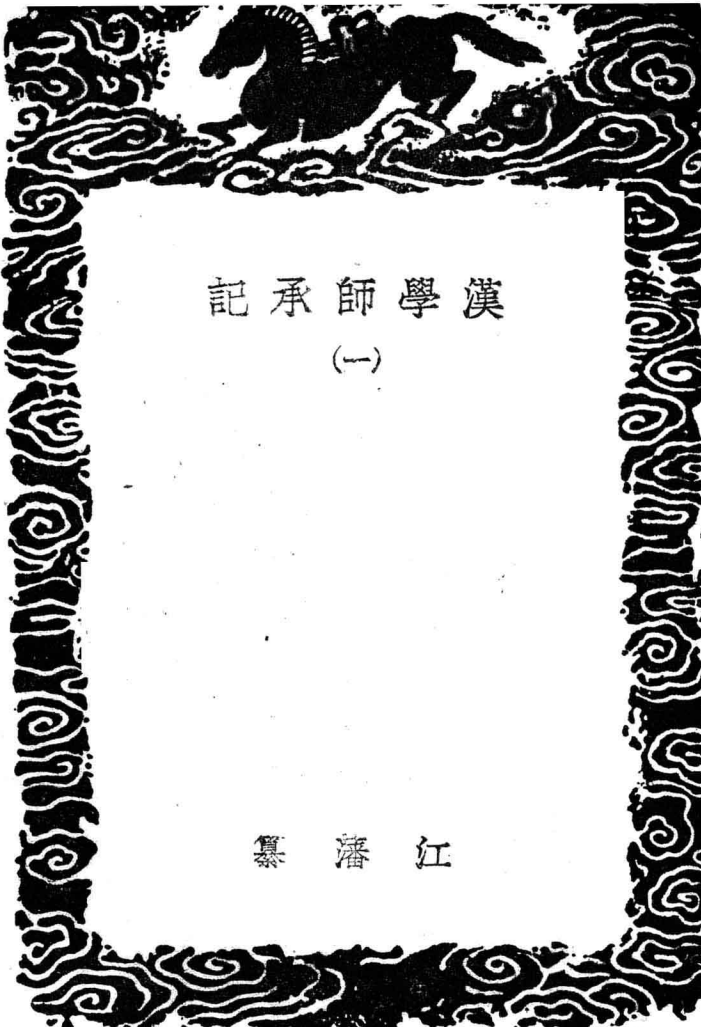


漢學師承記  
一





漢學師承記

(一)

江藩纂

# 序

兩漢經學所以常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。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。老莊之說盛於兩晉。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。其義止於此而已。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。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。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。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。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。以己之說傳會其意。以致後之學者。繹之彌悅。改而必從。非釋之亂儒。乃儒之亂釋。魏收作釋老志後。蹤跡可見矣。吾固曰。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。在二氏未起之前也。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。務求其是。是以通儒碩學。有束髮研經。白首而不能究者。豈如朝立一旨。暮卽成宗者哉。甘泉江君子屏。得師傳於紅豆惠氏。博聞強記。無所不通。心貫羣經。折衷兩漢。元幼與君同里同學。竊聞論說三十餘年。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。嘉慶二十三年。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。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。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。大義微言。不乖不絕。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。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。以及文集說部。皆有可采。竊欲析縷分條。加以剪裁。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。譬如休寧戴氏解尙書光被四表爲橫被。則繫之堯典。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。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。則繫之論語八佾篇。而互見周南。如此勒成一書。名曰大清經解。徒以學力日荒。政事無暇。而能總此事。審是非。定去取者。海內學友。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。他年各家所著之

漢學師承記序

書或不盡傳。奧義單辭。淪替可惜。若之何哉。歲戊寅除夕。阮元序於桂林行館。

# 目錄

## 記之一

閻若璩 張 昭 吳玉搢 宋 豐

胡 渭 黃 儀 顧祖禹

張爾岐

馬 驥 王爾晉

## 記之二

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巖

沈 彤

余古農先生

江長心先生

褚寅亮

## 記之三

漢學師承記 目錄

漢學師承記 目錄

王鳴盛 金日道

錢大昕 錢塘 錢坫

記之四

王蘭泉先生 袁廷禧

朱笥河先生

武億

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

記之五

江永

金榜

戴震

記之六

盧文弨

紀昀

邵晉涵

任大椿

洪 榜

汪元亮

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

記之七

陳厚耀

程晉芳

賈田祖

李 惇

江德量

汪 中

顧九苞 顧鳳毛

劉台拱

漢學師承記 目錄

漢學師承記 目錄

鍾 襄

徐 復

汪光曦

李鍾泗

凌廷堪

記之八

黃宗羲

顧炎武

附

經師經義目錄



# 漢學師承記

## 卷一

先王經國之制。井田與學校相維。里有序。鄉有庠。八歲入小學。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。始知室家長幼之節。十五入大學。學先聖禮樂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。所以耕夫餘子。亦得秉耒橫經。漸詩書之化。被教養之澤。濟濟乎洋洋乎。三代之隆軌也。秦并天下。燔詩書。殺術士。聖人之道墜矣。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。抱遺經。傳口說。不絕於世。漢興。乃出。言易。淄川田生。言書。濟南伏生。言詩。於魯。則申公培。於齊。則轅固生。於燕。則韓太傅。言禮。魯高堂生。言春秋。於齊。則胡毋生。於趙。則董仲舒。自茲以後。專門之學興。命氏之儒起。六經五典。各信師承。嗣守章句。期乎勿失。西都儒士。開橫舍。延學徒。誦先王之書。被儒者之服。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。爰及東京。碩學大師。賈服之外。咸推高密鄭君。生炎漢之季。守孔子之學。訓義優洽。博綜羣經。故老以爲前修。後生未之敢異。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。逞其私說。僞作家語。妄撰聖證。以外戚之尊。盛行晉代。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。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。梅賾上僞書。費昺爲義疏。於是宋齊以降。師承凌替。江左儒門。參差互出矣。然河洛尙知服古。不改舊章。左傳則服子慎。尙書周易則鄭康成。詩則並主於毛公。禮則同遵於鄭氏。若輔嗣之易。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。而王肅易亦間行焉。元凱之左氏。但行

齊地。僞孔傳。惟劉光伯。劉士元。信爲古文。皆不爲當時所向。隋書云。南人約簡。得其英華。北學深蕪。窮其枝葉。豈知言者哉。唐太宗。挺生於干戈之世。創業於戎馬之中。雖左右囊鞬。櫛沐風雨。然銳情經術。延攬名流。卽位後。讎正五經。頒示天下。命諸儒。稟章句。爲義疏。惜乎孔冲遠。朱子奢之徒。妄出己見。去取失當。易用輔嗣。而廢康成。書去馬鄭。而信僞孔。穀梁退。麋氏而進。范甯。論語則專主平叔。棄尊彝。而寶康瓠。舍珠玉。而收瓦礫。不亦慎哉。宋初承唐之弊。而邪說詭言。亂經非聖。殆有甚焉。如歐陽修之詩。孫明復之春秋。王安石之新義。是已。至於濂洛關閩之學。不究禮樂之源。獨標性命之旨。義疏諸書。束置高閣。視如糟粕。棄等弁髦。蓋率履則有餘。考鏡則不足也。元明之際。以制義取士。古學幾絕。而有明三百年。四方秀艾。困於帖括。以講章爲經學。以類書爲博聞。長夜悠悠。視天夢夢。可悲也夫。在當時。豈無明達之人。志識之士哉。然皆滯於所習。以求富貴。此所以儒罕通人。學多鄙俗也。我世祖章皇帝。握貞符。膺圖籙。撥亂反正。伐罪弔民。武德定四海。文治垂千古。順治十三年。勅大學士傅以漸。撰易經通註。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。刊其舛訛。補其闕漏。勒爲是書。頒之學官。聖祖仁皇帝。嗣位。削平遺孽。親征西番。戡定三藩。永清六合。然萬機之暇。棲神墳典。悅志藝文。闡五音六律之微。稽八線九章之術。天亶睿知。典學宏深。伊古以來。所未有也。康熙十九年。勅大學士庫勒納等。編日講四書解義。日講書經解義。二十二年。勅大學士牛鈕等。編日講易經解義。三十八年。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。五十四年。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。撰周易折中。六十年。

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。凡御纂羣經。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。參考異同。務求至當。遠紹千載之薪傳。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。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。咸甯之世。未明求治。乙夜觀書。雖夙通三乘。然雅重七經。卽位之後。卽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。書經傳說彙纂。皆御製序文。弁於卷首。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。雍正五年。御纂孝經集註。折衷羣言。勒爲大訓。推武周達孝之源。究天地明察之理。故能心契孔曾。權衡醇駁也。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。久道化成。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武功則耆定十全。文德則旁敷四海。富旣與地乎侔。貴乃與天乎比崇。盛德日新。多文日富。乾隆元年。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。十三年。欽定周官義疏。儀禮義疏。禮記義疏。二十年。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周易述義。詩義折中。三十年。大學士傅恆等奉勑撰春秋直解。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。與術數之學。觀象則取互體。以發明古義。於詩則依據毛鄭。溯孔門授受之淵源。事必有徵。義必有本。臆說武斷。概不取焉。於禮則以康成爲宗。探孔賈之精微。綜羣儒之同異。本天殺地。經國坊民。治法備矣。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。斥安國之迂謬。闡尼山之本意。洵爲百王之大法也。經學之外。考石鼓。辨大昌。用修之非。刊石經。滿開成。廣政之陋。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大學。皆治經之津梁。論古之樞要。所謂懸諸日月。煥若丹青者也。於是鼓篋之士。負笈之徒。皆知崇尚實學。不務空言。游心六藝之囿。馳騫仁義之塗矣。我皇上誕敷文教。敦尙經術。登明堂。坐清廟。次羣臣奏得失。天下之衆。嚮風隨流。岷然與

道而遷義。家懷克讓之風。人誦康哉之詠。猗歟偉歟。何其盛也。蓋惟列聖相承。文明於變。尊崇漢儒。不廢古訓。所以四海九州。強學待問者。咸沐菁莪之雅化。汲古義之精微。縉紳碩彥。青紫盈朝。縱掖巨儒。絃歌在野。擔簦追師。不遠千里。講誦之聲。道路不絕。可謂千載一時矣。藩綰髮讀書。授經於吳郡。通儒余古農。同宗良庭二先生。明象數制度之原。聲音詁訓之學。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。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。元明以來。此道益晦。至本朝三惠之學。盛於吳中。江永戴震諸君。繼起於歙。從此漢學昌明。千載沈霾。一朝復旦。暇日。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。成漢學師承記一編。以備國史之採擇。嗟乎。三代之時。弼諧庶績。必舉德於鴻儒。魏晉以後。左右邦家。咸取才於科目。經明行修之士。命偶時來。得策名廊廟。若數乖運舛。縱學窮書圃。思極人文。未有不委棄草澤。終老邱園者也。甚至饑寒切體。毒螫癢膚。筮仕無門。齋恨入冥。雖千載以下。哀其不遇。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。是記於軒冕則略。記學行山林則兼。誌高風。非任情軒輊。肆志抑揚。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。候草木以同彫也。

閻若璩 張 昭 吳玉搢 宋 鑒

閻若璩。字百詩。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。五世祖始居淮安。祖世科。明萬曆甲辰進士。官至布政司參議。父修齡。郡學生。若璩生。世科愛之。常抱置膝上。摩其頂。曰。汝貌文。其爲一代儒者。以光吾宗乎。若璩生而口吃。性鈍。六歲入小學。讀書千遍。不能背誦。年十五。冬夜讀書。扞格不通。憤悻不寐。漏四下。寒甚。堅坐沈思。

心忽開朗。自是穎悟異常。是年補學官弟子。一時名士如李太虛、方爾止、王于一、杜于皇，皆折輩行與交。若璩研究經史，寒暑弗輟。嘗集陶貞白、皇甫士安語，題所居之柱云：「一物不知，以爲深恥。遭人而問，少有甯日。」其立志如此。年二十，讀尚書至古文，卽疑二十五篇之譌。沈潛二十餘年，乃盡得其癥結所在。作古文尚書疏證，其說之最精者，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，得古文尚書，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楚元王傳亦云：「逸書十六篇。」天漢之後，孔安國獻之。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。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，此篇之不合也。杜林、馬鄭皆傳古文者，據鄭氏說，則增多者，舜典、汨作、九共、大禹謨、益稷、五子之歌、嗣征、典寶、湯誥，咸有一德、伊訓、肆命、原命、武成、旅獒、罔命十六篇，而九共有九篇，故亦稱二十四篇。今晚出書無汨作、九共、典寶等篇，此篇名之不合也。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、太甲、說命、微子之命、蔡仲之命、周官、君陳、畢命、君牙，皆注曰亡，而於汨作、九共、典寶、肆命諸篇皆注曰逸者，卽孔壁書也。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，然其書贊曰：「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，亦好此學，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。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，其果安國之舊耶？」又云：「古文傳自孔氏，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。今文傳自伏生，後惟蔡邕、石經所勒者得其正。今晚出書宅嵎夸、鄭作宅嵎鐵、昧谷、鄭作柳谷、心腹腎腸、鄭作憂腎陽、劓剝劓剝、鄭作躡宮、劓剝頭庶剝、與真古文既不同矣。石經殘碑遺字，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，以今孔書校之，不同者甚多。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，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。孔敘三宗，以年多少爲先。」

後碑則以傳敍爲次。則與今文又不同。然後知晚出之書。蓋不古不今。非伏非孔。別爲一家之學者也。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。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。多古文說。許慎說文解字亦云。其稱書孔氏。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。又甚不合。安國注論語。予小子履。以爲墨子引湯誓。其辭若此。不云此出湯誥。亦不云與湯誥小異。然則予小子履云云。非真古文湯誥。蓋斷斷也。其注雖有周親。不如仁人句。於論語。則云親而不賢不忠。則誅之。管蔡是也。仁人謂微子箕子。來則用之。於尙書。則云周至也。言紂至親雖多。不如周家之多仁人。其詮釋相懸絕如此。豈一人之手筆乎。又云古未有奪族之刑。卽苗民之虐。亦祇肉刑止爾。有之自秦文公始。僞作古文者。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。以世舉賢之語。遂竄之秦誓篇中。無論紂惡不如是甚。而輕加三代。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。何其不仁也。荀卿曰。誥誓不及五帝。司馬法言。有虞氏戒於國中。夏后氏誓於軍中。殷誓於軍門之外。周將交刃而誓之。當虞舜在上。禹縱征有苗。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。此亦不足信也。司馬法曰。入罪人之地。見其老弱。奉歸無傷。雖遇壯者。不校勿敵。敵若傷之。藥醫歸之。三代之用兵。以仁爲本如此。安得有火炎崑岡。玉石俱焚之事。旣讀陳琳檄吳文云。大兵一放。玉石俱碎。鍾會檄蜀文云。大兵一發。玉石俱碎。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。則此書之出魏晉間。又一佐也。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。次癸巳。又次戊午。已是月之二十八日。後繼以癸亥甲子。是爲二月之四五日。而不冠以二月。非今文書法也。洛誥稱乙卯。費誓兩稱甲戌。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。指此日有

此事云爾。豈史家紀事之例乎。又云。書序益稷本名棄稷。馬鄭王三家本皆然。蓋別是一篇中多載。後稷與契之言。揚子雲法言孝至篇。言合稷契之謂忠。謨合皋陶之謂嘉。子雲親見古文。故有此言。晚出書析。皋陶謨之半爲益稷。則稷與契初無一言。子雲豈鑿空者耶。其辨孔傳之僞云。三江入海。未嘗入震澤。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。共入震澤者。謬也。金城郡。昭帝所置。安國卒於武帝時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。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。傳義多與王肅注同。乃孔竊王。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。漢儒說六宗者。人人各異。王肅對魏明帝。乃取家語孔子曰。所宗者六之語。肅以前未聞也。而僞傳已有之。非孔竊王而何。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。康熙元年。始游京師。合肥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。由是知名。旋改歸太原故籍。爲廩膳生。崑山顧炎武游太原。以所撰日知錄相質。卽改訂數則。炎武心折焉。未幾。出游鞏昌。與陳秀才壽善。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。名曰隴右倡和詩。十七年。應博學宏詞科試。不第。留京師。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。琬著五服考異。成。若璩糾其繆。琬雖改正。然護前轍。謂人曰。百詩有親在。而喋喋言喪禮乎。若璩聞之曰。王伯厚嘗云。夏侯勝善說禮服。謂禮之喪服也。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。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。唐之奸臣。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。去國恤一篇。識者非之。講經之家。豈可拾其唾餘哉。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。於史有徵矣。於經亦有徵乎。若璩曰。按雜記。曾申問於曾子曰。哭父母有常聲乎。申。曾子次子也。檀弓。子張死。曾子有母之喪。齊衰而往哭之。夫孔子沒。子張尙存。見於孟子。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。則孔

子時曾子母在可知。記所載曾子問一篇。正其親在時也。乾學歎服。三十一年。客閩歸。乾學延至京師。爲上客。每詩文成。必屬裁定。曰。閩先生學有師法。非吳志伊輩所及也。合肥李公天馥亦云。詩文不經百詩勘定。未可輕易示人。及乾學以尙書歸里。奉勅修一統志。開局於洞庭東山。旣又移嘉善。後歸崑山。若璩皆從事焉。若璩精於地理之學。山川形勢。州郡沿革。瞭若指掌。嘗曰。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。予謂並當論其地。少讀孟子書。疑滕定公墓。使然友之鄒問孟子。何緩不及事。及長大親歷其地。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。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。相去僅百里。故朝發而夕至。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。因撰四書釋地六卷。釋地餘論一卷。又據孟子七篇。參以史記諸書。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。晚年名益著。學者稱爲潛邱先生。世宗在潛邱。手書延至京師。握手賜坐。呼先生而不名。索觀所著書。每進一篇。未嘗不稱善。疾亟。請移就外。留之不可。乃以大牀爲輿。上施青紗帳。二十人舁之出。移居城外十五里。如臥牀。簧不覺其行也。卒年六十有九。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。世宗遣官經紀其喪。親製輓詩四章。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。後爲文以祭之。有云。讀書等身。一字無假。孔思周情。旨深言大。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。可謂得稽古之榮矣。平生長於考證。遇有疑義。反覆窮究。必得其解。乃已。嘗語弟子曰。曩在東海公邸夜飲。公云。今晨直起居注。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。此語自有出處。當時不能答。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。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。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。越十五年。讀唐書李靖傳。高祖



以靖逗留。詔斬之。許紹爲請而免。後率兵破開州蠻。俘擒五千。帝謂左右曰。使功不如使過。果然。謂卽出此。又越五年。讀後書。獨行傳。索盧放諫。更始使者勿斬太守。曰。夫使功者不如使過。章懷注。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。霸西戎。乃知全出於此。甚矣學問之無窮。而尤不可以無年也。天性多否少可。詞科五十人中。獨許吳志伊之博覽。徐勝力之強記而已。如李天生。謂其杜撰故事。汪鈍翁。謂其私造典禮。所服膺者三人。曰錢受之。黃太沖。顧甯人。然論受之。則曰。此老春秋不足作準。論太沖。則曰。太沖之徒。竊待訪錄。指其繆訛不一而足。指摘日知錄一卷。見潛邱劄記中。藩聞之。顧君千里云。曾見初印。亭林所刊廣韻。前有校刊姓氏。列受業閻若璩名。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。然若璩所著書中。不稱亭林爲師。豈亭林沒後。遂背其師耶。所著古文尙書疏證。四書釋地。孟子生卒年月考。潛邱劄記。行於世。子詠亦能文。同時山陽有張弢者。字力臣。隱於賈。受業於崑山顧炎武。究心小學。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。敍曰。自隸變篆。以就省。而碑版各家。可以隨意增減點畫。改易偏旁。好異尙奇。貽誤後學。今悉準之說文。於漢隸字原中。取一正體。以朱筆標出之。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。亦標出之。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。亦點出之。其全譌者。則據說文駁正之。其本碑不誤。而字原抄寫致錯者。亦校正之。論辭字曰。辭乃辭訟之辭。若舜受之解。則從受。而文詞之詞。又別焉。論懷字曰。懷乃懷想之懷。若裹抱之愈。則不從心。而裹袖之愈。又別焉。論麟字曰。麟。大牝鹿也。非西狩所獲也。四靈之一。乃麀字也。論氤氳二字曰。以篆法當作壹壹。而隸無壹字。故借爲